大明興化府志卷之三十九

禮紀

人物

名臣四

莆田縣

國朝

吳源字性傳其先自水南遷居城右曾祖鳳舉字翔父博學多才第宋咸淳元年進士歷官貴州司法封州教授至宗學博士入元故宮例逼授府縣之職鳳舉亦強起知興化縣數月辭歸扁其室曰修初以見志源早孤自知力學通諸經尤深於易惇禮好義學士大夫皆推下之至正末舉泉州路訓導洪武三年復

以明經授興化縣教諭遷興化府教授十三年
上特賜詔徵之其略曰朕聞君天下以圖治為本安黎庶以得賢
為先故令百司各舉所知令中書舍人林廷綱薦爾學精德邁
智志過人特遣使齎符命有司禮送京至京朕當試用焉於是
與杜敷龔敷趙民望李祐俱應召至命為四輔官兼太
子賓客位列公侯都府之次屢降制諭欲其均調四時繼令各
司春夏季上中下旬而源則於夏季中旬每講明治政必以得
賢才敦教化養黎元為圖治之本甚見嘉納
上間遊東苑命五人侍相與聯句為七言近體詩一章
上先倡首句曰踞盤龍虎肇英豪五人者遂繼之曰五色卿雲炫
日明臣杜敷王氣瑩然垂景象臣源民風樂爾見昇平臣龔敷山川百
二金陵最臣民望宇宙千秋帝業成臣祐
上復繼之曰暗憶六朝興替事臣杜敷遂足之曰禎祥未盡又加
禎詩成上呈
恩禮優洽冠于一時源尋以老歸明年
上念其賢復賜詔曰曩者朝臣為卿學行是用召卿至廷官以四
輔而卿告年老難于步趨遂命還鄉今者朕選公侯子弟入國
子學司業缺員生徒無所矜式卿其為朕一來講道授經無筋
力之勞而有成就後學之益亦儒者之素志其速來勿有所讓
源復赴京授國子監司業未幾卒于官出彭從吾昔陽續志
林長懋字景時書舍人唐九牧蘊之後父獻中泉州府訓導長
懋永樂三年舉鄉試除南昌教諭陞青州府教授十八年擢翰

林編脩侍

皇太孫讀書洪熙時　太孫正位東宮轉春坊中允長懋以老自成
處凡小愆遽多所匡救
仁廟崩從臣扈從東宮赴京長懋不便鞍馬乃以舟行既至
宣廟已即位從臣皆進官長懋陞知欝林州因上言宮僚遷擢同
異者數人且言二第一為部屬一為監生路遥毋孤願降繁難
京職積忤下錦衣獄一繫十年温習不廢
英廟登極遇赦之官以恩信撫下自奉清儉朝夕食惟鹽菜人因
呼為林鹽菜年六十卒于官無子長懋為人剛嚴狷狹非其人
不交往僚友間少不合輒面斥其過族人戶部郎中定以吏胥
進絶不與通性耽書手不釋卷為文質而有味出彭志弟適節永

樂乙未進士授刑部主事長懋下獄時調平樂通判遷知瀘州
廉介公勤尤著意于學校賢能著稱奉勅陞鶴慶軍民府知府
以母喪解官卒于家出一統志
林環字崇璧後塘人唐九牧蕃之後也祖弃興化縣訓導環幼
倜儻不羈聰慧過人凡閱書多成誦下筆成章方在泮時文章
已為人所重求者相踵永樂四年　廷對第一授翰林脩撰明
年陞侍講預修永樂大典為書經經裁官兩考禮闈會試殿名籍
甚十三年扈從巡幸卒于北京年四十環負材學曉世務特為
文廟所器一時儒碩亦厚望之沒無不悼惜焉弟珪亦有文行舉
泉州府學訓導出彭志子繼舉鄉貢為考城教諭珪子思承幼失
怙恃自知刻苦問學第景泰五年進士選為御史辭弗就除冀

州知州州有蕪田二千頃歲徵賦如常民益流徙思承率同官
奏蠲其半漳河數為州患增築堤堰以禦之延袤百餘里選部
郎中陳雲之第佐冀屬邑毆殺平民思承被委驗治或為祈免
歎曰以人命媚人惡在為民父母卒正其罪滿九載民詣闕
留之而代者已往不果從遷淮安府督粮同知淮安為東南要
會權勢往來未嘗少有餽遺以納交取譽年未六十累引疾求
致仕所親或謂之曰公資歷已深金紫之來匪朝伊夕胡不少
須耶思承曰心苟知止視一命為有餘若無紀極雖萬鍾猶不
足吾知止矣遑計其他乎歸幾二十年年七十九卒彭從吾銘
其墓稱其為廉退君子云出墓銘孫偃仅同舉鄉貢縣教諭仅
初授壽昌訓導壽昌科目久乏人仅勤教導之遂有李謹者中

第士風為變歷崇仁泰和教諭遷國子助教嘗考江西河南廣
東山西鄉試去取一出於公得人為多稱應貢德興教諭思承
子茂達登弘治十五年進士第仅子禋禎皆舉鄉貢禋興濟教
諭禎宜春教諭新增
林文字恒簡號澹軒上林人與環同出父彥璣封編脩贈諭德
兼脩撰年九十而歿文宣德五年廷對第三授翰林編脩正統
初預脩
宣廟實錄成轉脩撰時年已五十官將九載僅循常調不為優叙
不計也九年丁母憂繼父憂服闋復除舊職景泰三年陞春坊
諭德兼翰林侍講四年脩歷代君鑒成七年脩天下郡誌成皆
有襲衣文綺之賜仍陞庶子兼侍講天順元年

英廟復位罷康定時宮僚文改尚寶司卿兼職如舊差祀名山大
川于河南既歸翰林無正員應轉學士者七人
上疑其多兵部尚書陳汝言進曰唐有十八學士是不為多遂拜
學士四年請老
上謂內閣李賢曰林文老成忠厚不可放去仍留供職八年
憲廟即位以舊講讀官陞太常寺少卿兼翰林侍讀學士再乞致
仕歸文雖年逾七十然神觀清爽應對精明安靜守禮接人無
大小皆以誠意朝野士大夫踵求詩文酬之無倦色體格溫淳
自成一家縉紳推為醇儒咸自謂不可及也兩考會試一讀廷
試卷學者稱為上林先生成化十二年卒年八十七贈禮部左
侍郎遣官諭祭營葬子載孫劄曾孫渠希範皆舉鄉貢載中書
舍人劄金華知縣遷錦衣衛經歷出彭志
翁世資字資甫自號氷崖清浦人也父瑛舉鄉貢官至翰林檢討
掌國子助教事累贈資政大夫戶部尚書性喜酒樂易姻族鄉
黨無大小咸恩視之世資幼穎敏自其遊鄉學時器識已如老
成人既冠侍父官京師因乞入太學願讀書取應不願就資格
正統六年順天府鄉試七年禮部會試俱中第七　廷試賜同
進士授戶部主事政暇輒繙閱舊案究其利弊而斟酌行之多
得其要頗尤嗜問學涉獵廣記或臨法帖作詩文皆有日課且
明習　國朝典故凡條例因革悉所諳練大為部堂諸卿佐所
敬禮嘗以部檄往通州監收軍士冬衣布花因奏言所收貯庫
藏轄于通州諸衛宿弊極多宜改屬有司則其弊可革從之十

四年丁外艱歸景泰改元本部尚書金濂以時多艱求可以裨
謀議者因奏起復世資固辭終制明年服闋復除戶部遂委世
資專典各司章奏文移不與在外差遣有大議必與商確而後
行未幾陞署本部郎中適江南水災言者欲擇公廉官往勘驗
之部以屬世資還奏免應天太平寧國安慶廬州等府及建陽
宣城等衛稅糧五十餘萬石蠲東倍之饑乏不能自存者檄所
司賑恤
英廟復位之元年奉　命為春闈同考試官授尋實授郎中時大臣
多罷先一日
上謂內侍吉祥曰姚夔翁世資俱可大用遂擢夔禮部世資工部
俱右侍郎三年　命往淮南徐督運大木回內織染局上言先
遣官往蘇杭等五府提督織造　上供文綺七千疋未完者尚
不啻六之一今計各項賞賜等用又合別遣官督前各府加造
七千疋世資謂東南水潦民苦艱食宜當樽節以甦疲困與尚
書趙榮左侍郎霍瑄議減其半榮瑄皆有難色世資曰倘得罪
某請以父子三人共當之不敢累公也疏進上疑其要譽推主
議者下世資錦衣獄貶知衡州府先是郡有疑獄數十人世資
至悉為直之治郡汲汲以革宿弊厚風俗為務既政簡民和乃
新廟學修石鼓書院立便民倉凡郡政所不可少者皆以次備
舉衡衛帥有不循理法者世資稍抑之因與不協遂誣其怨望
逮至京師
上不直衛帥削兩都階調任復世資官成化初陞江西左布政使

時都御史王儉巡撫湖湘世資於迎送參謁間不為屈膝儉銜之因誣奏其去任庫藏有所隱匿及逮問驗其籍庫物一一明白遂得　旨還任適東廣寇發王師南下有獻計欲令江西之民轉餉計當用十萬人世資議齎銀就廣中糴穀以餉民以不擾贛之龍南為東廣流賊所困即與鎮巡三司合謀發兵平之江西大旱歉軍民多轉徙求活乃大發倉廩賑之且為奏蠲民賦百七十餘萬石仍免一應雜泛差科境內以安五年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奉　勑巡撫山東明年秋東土大飢世資憂形于色日夜講求荒政發廩勸分遣官分道賑恤民賴以濟八年遷戶部左侍郎十三年奉　命總督天下粮儲明年進本部尚書職掌仍舊在京　王府軍校闕支芻粮每下倉場需索百出

橫不可制世資密奏其事有　旨許以法繩自是無敢犯者江南粮運至京米受水氣蒸腐者多乃置廠于通州城外晒晾而後儲峙復于道傍立墩堠植楊柳及鑿井數處軍士行旅往來便之十七年　召掌部事會　大廷策進士充讀卷官明年以疾乞休致

上重其老成方注意倚任章三上俱不允踰年復上疏懇求去遂加太子少保致仕　賜璽書命馳驛還家有司月給米二石歲與夫四名行至儀真卒六十九　贈太子少傅遣官諭祭營葬世資居官四十餘年謙約和厚善兄弟廣交友家無餘資不營身後時譽歸之所著詩文有集若干卷藏于家兄世用正統戊辰進士授南京戶部主事官終貴州叅議在部日不取官紙筆

供子弟貴莆人父子兄弟同時登朝自世資家始世用之淦孫
機皆舉鄉貢淦授直隸太和知縣世資子泗以父蔭入胄監授
光祿署丞雜出彭志及家傳

陳俊字時英號愚庵後埭人也父珪舉鄉貢為文昌教諭俊少
負才厲志為名輩知府方鯉所識拔與故御史黃深行人林時
深叅政黃譽同遊學俱有重望時稱東廂為多賢俊正統丁卯
鄉試第一戊辰登進士第授戶部主事珪卒解官迎喪海南富
土物一無所取服闋仍除舊職景泰甲戌差督天津等衛舊欠
秋青草束俊　上言官兵原採取之額已難徵辦況歲增那漁
不可以竭澤朝議是之得減增數三十五萬東淵歲歸蘇松諸
郡負　上供銀七十餘萬兩復受委往徵不數月告完部長貳
奇其才俾典闔部章奏終其官天順己卯陞員外郎明年同考
會試尋轉郎中辛卯兩廣用兵遣俊督饋餉假以便宜處分時
廣中鹽利甚夥鹽商往往越行鹽地界以規利俊令凡起界鹽
每引輸米二斗以餉兵公私俱便是冬丁母憂守制不允師
還始奔喪繼兵監軍合百金為賻却之成化紀元復任郎中于
其部未幾陞南京太常寺少卿時郎中官久無拜卿少者俊以
賢譽得之縉紳榮焉戊子召為戶部右侍郎俊于戶部號素練
至是邊事動四方奏災傷文移還集諮議旁午尚書楊鼎以剛
訐自任俊佐之凡所裁處悉合事宜部屬相謂諸稿有陳公筆
如歙金然其重之如此己丑持節冊封　荊王辛卯　京師饑
奉　詔平糶太倉粟百萬斛以利民俊慮權貴乘時射利乃請

石以下許糴多者開不與壬辰命總督邊餉于陝西時邊庾空
竭歲且不登芻粟價湧而榆林延綏粮道險遠輸者病之俊乃
請出內帑銀助邊且脩西安韓城同官徑道以便飛輓軍興無
乏諸將成功凱還俊加食從二品俸癸巳改吏部甲午轉本部
左侍郎丁酉滿九載拜南京戶部尚書庚子改兵部參贊機務
甲辰轉吏部丙午又滿九載赴闕請老
憲廟不允賜羊酒寶鈔俾還任與子天叙入胄監俊復乞休遂加
太子少保致仕　賜璽書馳傳還鄉有司月給米二石與夫四
名逾年改元弘治二月以疾卒年七十訃聞遣官諭祭營葬
賜謚康懿俊為人沈毅簡重孝友畏慎蓋終身之行也故哀榮
特異云出彭志

柯潛字孟時號竹巖安樂里人自幼警敏嗜學十歲喜賦詩十
五能為舉子業弱冠領鄉試入太學景泰二年廷對第一授翰
林脩撰益自淬礪學行日進明年陞春坊中允兼脩撰預脩歷
代君鑒天下郡志成累受賞賚七年陞司經局洗馬天順元年
例罷官僚潛改尚寶司少卿兼職如故充東宮講官八年
憲廟登極以侍從退陞翰林學士兼　經筵官成化元年脩玉牒
三年脩
英廟實錄成俱有銀幣文綺之賜仍陞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
學士四年命日侍經筵會
孝莊皇后崩無子內以合葬
裕陵為疑下群臣議內閣彭時等奏宜合葬

孝莊后居左

太后於千秋萬歲後居右未即允潛繼率僚屬上章言此係綱常時等所陳庶幾從宜而不失者乃疑未決豈以傷母后之心而有所難處耶竊以為二太后異日同葬裕陵同附太廟於人心為安於母后無損何疑而不早斷後頗依時等同葬塋域之內未幾丁父憂踰年母歿既葬詔起復為國子祭酒懇求終制不拜九年服闋將赴京忽得疾卒年五十一遣官諭祭營葬潛質貌俊偉容止雅飭為文章平妥整潔詩尤清婉接人若樂易而內實狷介鄰郡有中貴人寵冠一時士大夫欲求速化者爭趨其門潛獨不往其人素慕潛文詞屢欲屈致一見將有所求而潛卒不往天下學士大夫仰之以為異人期以大用天順中李文達公欲引其共事以資尚淺而止成化初吏部屢薦入內閣南宮皆不果從時人惜之考兩京鄉試者一禮部會試者再所著有竹巖稿弟江通州學正子宗文以蔭授中書舍人出彭志

彭韶字鳳儀自號從吾涵口人也父思孝為鄉耆儒累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韶幼莊重警敏劬書不倦少長趣向已端景泰七年領鄉薦明年改元天順會試第七人廷對賜進士出身拜刑部山西司主事既三載守制歸成化初起復改廣東司未幾署員外郎時有張岐者自外臺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協管院事韶以其人非才疏論其不可且願收召王竑李秉葉盛以

伸公論忤旨下錦衣獄都給事中毛弘等上言詔持論雖過心
實懷忠得宥復職尋進本司郎中刑部素稱是司繁劇所按事
多涉貴近詔屹然持正不少屈民之茹枉抱鬱者輒為爬梳而
直之雖罹咎戾不恤也外戚周遵者與畿內民爭田　詔擇公
正法司官往踏量之衆咸推詔部至田所環視周匝徑歸上自
劾之奏曰田本民有雖其籍報未盈管業之數然地有高下歲
有旱潦細民平頻年出賦以給公上旱則資汙下以補高仰潦則
資高仰以裨汙下安有空閑可以別給且民國之本食民之天
食足則民安民安則國安豈可以民田給貴戚重傷國本耶復
下錦衣獄科道交章言其無他得釋俄而復有請荒田道者
先帝顧左右曰彼不見周遵之事柰何又請耶六年陞四川按

察副使開縣有劉姓者户先析為二一徙一留後徙者復業與
留者爭里役不得遂陰嗾安岳扈氏兄弟焚滅其家凡二十一
一人有司以事無證佐尼不行者二載詔行部至邑聞之大駭
捕得扈氏并其徒十餘人一訊款服寘于法定遠縣民一日忽
聞盜至空邑而逸有曾姓者弟乘機入兄室掠其貲兄迹知之
訴于官弟夜聚群不逞盡殺其家十有二人乃偽為不知持狀
訴于詔鞫之得凶黨七人斃于獄十一年陞本司按察使疏乞各
王府祭葬省差內官及行人等官以免勞費從之十四年陞廣
東左布政使時農民補吏率視其房分高下令納銀有差名曰
公堂詔嘆曰取其財而責以不貧可乎乃選俊秀善書者充之
積弊遂革鎮守內臣顧恒歲有貢獻詔疏言自古明王不寶遠

物廣東民力竭矣守土之臣以此事
上為恭不知凋傷國本遺害反大也監舶內臣常眷請以均役餘
剩六十户隸舶司以辦貢獻詔疏言令之官民富強不及于昔
者蓋因害財之多故也使及令加意樽節猶恐無以為繼況又
益以雜用其何以善後哉眷所奏餘户乞暫與一年以後遞年
停罷有　詔減其半廣人陳獻章以學行有聲于時詔抗疏薦
之凡廣南一時名士皆加敬禮以激勵後進太監梁芳有弟為
錦衣衛千户在鄉國私採禽鳥諸物進貢官民俱罹其害詔復
上書言狀忤　旨調貴州布政使啓行之日廣之父老涕泣河
下如去慈父母至有追送數百里外者蒞貴藩僅九閱月因俗
為政貴人安之亦如廣焉先是吏部禮尚書尹旻屢言詔可大
用
先帝以是深知之二十年遂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蘇松嘉
湖等處惟鎮以簡靜而吏自不敢犯科二十一年　召為大理
卿未上坐論鎮守內外等官貢獻非宜道改右副都御史巡撫
順天等處兼整飭薊北軍務陳時政以弭天變議粮運以便軍
民累有所建白
上登極臣僚交章論薦　召為刑部右侍郎屬浙西不靖　勑
令
詔巡視至則誅其渠魁數人而劾罷守臣一方晏然既而戶部
言兩浙鹽法久壞因　命詔以本官兼左僉都御史留治之詔
蚤夜講究利病所在陳便宜數條取　旨行之又憫煮海之氓
貧苦以其山塲草蕩晒淋煎熬折閱征陪之狀略分八節具圖

以達　宸聽還朝轉吏部左侍郎弘治三年慧見天津　詔
大臣言軍民利病時政得失詔言軍民利病有二曰厚根本曰
減役錢時政得失亦有二曰正近侍曰慎官爵時左右侵權者
衆詔于正近侍條有曰內臣出入左右言語輕重能為禍福人
所畏憚令兵馬錢粮人匠柴炭盡付其手分例相沿更相傚傚
虛名實支遮掩外觀誰能詰之比見凡有章奏無不先　允而
後下于該部該部承行不復審處是失政體也及至有犯多從
寬免有毆人致死者竟不提問或有提問成獄旋復　宥之是
失刑威也耗財妄費不惟不禁而反助之死者或有給還葬銀
八千兩在者或有許其蓋祠覔地第宅踰制制服食求奇于斯
極矣殷勢移人望風震懾伏望
陛下靜思及此大公至正以服其心克明克勤以折其氣上法
祖宗乾剛獨斷褒良善而親忠良遠佞媚而斥奢縱事務歸于所
司威福必由己出則萬世永圖也終篇又言臣獲隨午　朝竊
念日奏尋常起數于事無補但于
祖宗勤政之異乞師其意可也臣願自今午　朝惟議經邦急務
如吏部有大陞除禮部有大災異戶部兵部有緊急錢粮邊報
工部法司有緊關工程囚犯之類許令先期開其事由奏乞
聖駕定日出御左順門侍衛一如午　朝之儀事該各衙門會議
者各官就于　御前公同計議如吏部陞除大臣明言某官才
德堪任某官資望未可之類內閣輔臣亦同議可否事體既定
就行口奏取　旨奉行次日補本備照若係本衙自行者亦就

御前逐一陳說有無故事兩疑情由請　旨定奪若是事體重大
一時難決者聽各行官先行博議于下候至　朝時再議奏行
仍乞
溫顏俯詢曲析如此不惟世事日熟
聖明耳目而群臣高下邪正亦自可見有事則行不分寒暑無事
則止勿勞
聖駕既不廢午　朝之典又可率群臣興事則凡時政得失軍民
利病自可次第張弛矣
上嘉納之五刑部尚書　命侍經筵安遠侯柳景總戎兩廣都御
史秦紘發其藏贓貨鉅萬韶抵景于法奏褫其爵景挾威睨干
內降欲破公議以擠紘韶報奏不易後景贓追及八百兩有
旨免其餘欠韶復言
陛下優待貴近之臣如此臣固知
陛下有所不得已也但臣等忝列守法之官不宜阿順以圖自便
景應追贓數十未及一乃盡行蠲宥此匪直
祖宗時未有雖前代亦未之見唐宣宗時元舅鄭光官祖入京兆
尹常澳械其莊吏將寘于法宣宗欲寬之澳謂如此是法獨行
于貧戶宜候徵足乃釋之彼唐宣宗時尚能如此如豈以
聖明顧反不及耶況景既無元舅之親贓銀又非官祖之比監追
未久遂得寬釋是臣等守法有愧于澳也且景贓既可免他日
爵位亦可營求而復爵位既復又可營求出鎮矣臣恐貪饕之
徒得以藉口而良善因以解體誠非一國家之利也伏望仰念

成成憲聽依舊監追庶法度明而事體正不從左右有不樂韶
所所為者摘其官屬細過以怵韶而伸己志韶坦然由之終不
為所疑沮會亢旱求言韶復因事納忠良條陳四事其一以本
部為荆庶人事會本覆奏已踰年月未奉　勑旨及他奏請間
有旬日方得　旨者臣謂今日正一日二日萬幾之旨若優游
少斷不惟事見停滯亦恐志生驕惰群臣左右安于故常不敢
有所論列此時政之得失一也及該本部問得内史内官王萌
苗通高永犯該絞罪俱各稱寃貸死發充凈軍民臣聞自古帝
王雖貴近必刑者所以彰天討之公若殺人不死復何所畏憚
此時政之得失二也伏望
陛下畏

天勤政守法圖治事至物來隨即予奪宮中外庭視為一體推廣
他類無不皆然何患時政之不善哉本部又問得百戶謝原管
頒隊軍何三等營造昌國公墳塋何三因脫逃不還工直被謝
原脚踢身死臣看得世情艱難財重命輕殺人犯法時常有之
固非為此一事但聞道路傳言今脩皇親昌國公張巒墳塋比
諸往年勲戚之家相去懸絶凡百制度務為宏壯差官頒軍萬
數輪流上工計年不足恐非人臣所敢當計巒在地下豈能自
安執役官軍畏懼箠楚不得已出錢雇役中間貧乏者隨上隨
逃而管工官員又復請益前後展展轉不得休息豈能無怨讟
者哉此軍民之利病一也本部又問得東安等縣知縣朱華等
被　神宮監官旗奏其違例差役陵戶臣看得順天府所屬州

縣正役頗易應當雜差實為浩瀚其丁多殷實之家往往投充
陵廟墳戶及外勇士校尉等役以避民差致將見戶重疊加役
富者累窮貧者逃竄村里蕭條人無生意宜將墳　陵等戶定
與優免幾丁餘者仍發州縣相兼差役庶彼此各得其所此軍
民之利病二也伏望
陛下畏
天恤民思前慮後將昌國公墳塋減去工程依式脩造俾得早完
仍　勑該部將　陵戶等役優免事例酌量定奪以便遵守推
此及彼由近及遠何患軍民之不安哉皆時所難言者三月　廷
試進士充讀卷官未幾以疾在告方起視事而二子三孫相繼夭
亡生是憂鬱疾日浸加遂上疏乞休
上勉留再三疏復連三上始得　俞旨命乘傳以歸有司月給米
二石歲與夫四名居歲餘卒年六十六訃聞贈太子少保謚
惠安仍遣官諭祭營葬韶蒞官忠誠懇至在外臺則務平寃滯
剔奸蠹敦風俗恤民隱在內臺則謹于守法不為利疚不為勢
回而亦常有法外之意其事親至孝友于二弟甚篤教養其子
同己子至于處己待人一于誠敬暮年名德益尊而其自處退
然如無所有是以上則
九重知之愈深下則賢士大夫望之愈重以至行旅走卒亦皆知
名云所著有名臣錄贊等書行于世出僉事宋端儀所著行狀
朱寬字洪裕其先固始人自唐古田令璣始遷居黃石寬第天
順元年進士拜南京禮科給事中守官廉慎成化改元寬與同

官王徽等五人陳言五事內一事言保全內官貴近街之繼而
大監牛玉有罪黜居南京寬復與徽等上疏論玉有當死之罪
四宜梟首街市以明號令正紀綱且謂內閣大臣阿狥不言亦
有黨惡欺君之罪未復申前疏保全內官之說以為其要不過
三事而已一不許內官許與聞　國政二不許外官與內官私
相交結三不許內官弟姪在外任事并置立產業反覆千餘言
尤為切直用事者因媒蘖之欲寘之極地賴
憲廟寬仁特貸左遷潼川州判官　命下怡然就道無幾微見顏
面識者偉之既至官盡職如初興教勸農舉利剔蠹州人愛之
屬縣有父子被陰害者寬密訪得實而寘諸法人人驚異謂其
有神見且不使一人橫罹無辜方考滿被省檄進　賀節表京
師取道歸省還任道卒九江年僅四十有五出郡守潘琴所撰墓銘
楊琅字朝重黃石人天順三年鄉試第一卒業太學八年登進
士第拜河南道監察御史初
憲廟登極　詔各處鎮守內臣俱停罷不復設一時民情大悅成
成化元年
聖駕初行郊禮傳行言有內侍貢獻希復差鎮守者琅即上章反
覆言內臣不可以預政倖門不可以輕啓疏留中不出然鎮守
亦不復差聞者壯之兵部尚書馬昂隨時浮沉翰林學士倪謙
以罪去官經營復入琅累與同官陳選等言之前兵部尚書王
竑素負重望齟齬于時因引疾家居琅上言宜起用之以獎恬
退給事中王徽等以直言斥邊方修撰羅倫以正論補外職琅

亦上疏留之俱不報其他所論列尤多時號敢言御史二年差
清軍江西四年歸復差巡按浙江皆寛簡行事不吹毛索瘢以
沽民名六年擢山東按察司僉事未幾改提調學校斟酌教條寛
嚴適中而一以至公行之士心悅服適歲歉癘疫大作巡撫大
臣遣藩臬佐貳分道賑卹時以地廣民飢恐緩不及事因并遣
琅以行琅盡心竭力無少顧避行至東阿染疫自起更衣冠端
坐卒于舟中諸生哀感厚賻其葬喪以歸年四十六琅居家以孝
友稱居鄉以長厚稱居官以端介稱人無間言尤篤學善文攻
書法所著舉業經義世傳録以為程式云從子清渤皆鄉貢士
清無爲州訓導渤南昌府訓導雜出彭志及郡所采憲廟實録藁
林誠字貴實號井菴宋侍郎彬之之裔也祖英兵部員外郎父
輝登永樂二十二年進士贈監察御史誠生未彌月失怙七歲
而大父復卒倀倀無依克自儉苦植立第天順八年進士拜廣
東道監察御史成化四年慧見逼台斗有
詔求言誠誠因疏内閣輔臣商輅在
康定時遇易儲不能執節非宰相器宜策免如故事不允復入疏
且謂乞罷商輅以謝天變臣願罷職以謝商輅
憲廟怒下之獄既而以誠言官擢于
朝而釋之未幾奉
命按視河道疏言六事其一禁操軍剽掠民財二禁豪要苦用民
力餘皆詳言鹽政以除民患又明年奉
璽書提學

京畿特法外嚴而每心內怨得敷教體每念預讓為人臣不以存
亡易心是為臣節之盛今所在立廟祀之八年謝病歸養母家
居凡十年當道者交愛其才屢檄起之十九年復入
京仍除湖廣道甫三月
命理兩浙鹽政適初春地震馳上弭災十事其一脩人事以聞天
意二開言路以達下情三給粮賞以收人心四復巡撫以固藩
籬五實邊儲以備急用六慎刑罰以蘇民困七重馬政以恤民
窮八汰老疾以通人才九絕攀指以息民力風十改附近以惜軍
士不報至浙鋤奸豪革宿弊鹽法一清無敢犯者老吏謂百年
間無此御史也二十年再陳八事大槩皆疏通鹽政以紓國家
之急咸見采納時誠得風証口眼喎戾堅乞致仕不而待報而去

比
俞旨下已抵家矣居二年卒年六十二誠涖官明達事體精勤不
懈有所弛張皆切時弊凡事人所難為者一皆易之都御史滕
昭屢揚于
朝曰以六察官而舉都憲職林某耳其事母孝窮乏親故多見收
卹若內弟吳憲副昭少失怙恃尤所長育撫教者也子近龍顧
弘治十四年鄉薦第出彭惠安所著墓銘
論曰我
朝
列聖相承重熙累洽百三十年于茲天下承平日久故士有一概
皆思奮庸于時若棟楹梁柱以成大室焉予編次郡之人物
既各考論其學術政事而取其所得之尤盛者以類相從已

分列于儒林宦業諸志矣若吳源兩被徵　詔完名以歸林
長懋輔導　春宮小愆必繩　環博學通材才
太宗所重　文老成忠厚
英廟見稱柯潛海內傾仰期以大川翁世資獨甘禍謫以甦疲民
陳俊恭勤慎密終始不渝彭韶忠誠體國不愧古人朱寬楊
琅林誠遇事敢言無忝厥職是皆有德業位望卓然名一時
者也故特論著而列諸名臣云

僊遊縣

蔡襄字君謨其先自光州固始從王潮入閩因家僊遊又遷莆
之城南今曰蔡宅年十八舉進士為開封第一天聖八年登進士
甲科為西京留守推官館閣校勘范仲淹以言事去國余靖論
救之尹洙請與同貶歐陽脩移書責司諫高若訥不言仲淹之
非襄由是三人者皆坐譴襄作二賢一不肖詩都人士爭相傳
寫鬻書者市之得厚利契丹使適至買以歸張于幽州館慶歷
三年仁宗更用輔相親擢靖脩及王素為諫官襄又以詩賀三
人列薦之帝亦命襄知諫院襄喜言路開而處正人難久立也
乃上疏曰朝廷增用諫臣脩靖素一日並命朝野相慶然任諫
非難聽諫為難聽諫非難用諫為難三人忠誠剛正必能盡言
臣恐邪人不利必造為禦之之說其禦之之說不過有三臣請
為陛下辨之一曰好名夫忠臣引君當道論事惟恐不至若避
好名之嫌無所陳則土木之人皆可為矣二曰好進前世諫者之
難激于忠憤遭世昏亂死猶不辭何好進之有近世獎拔太速

但久而勿遷雖免是官猶無悔也三曰彰君過諫爭之臣益以
司過舉耳人主聽而行之足以致從諫之譽何過之能彰至于
巧者不然事難言則喑而不言擇其無所忤者時一發焉猶或
不行則退而曰吾嘗論某事矣此之謂好名默默容容無所愧耻
躐資累級以挹顯仕此之論好進君有過失不救之于未然傳
之天下後世其事愈不可掩此之謂彰君過願陛下察之毋使
有好諫之名而無其實時有旱蝗日食地震之變襄以為災害
之來皆由人事數年以來天戒屢至原其所以致之之由君臣
上下皆闕失也不顓聽斷不攬威權使號令不信于人恩澤不
及于下此陛下之失也持天下之柄司生民之命無嘉謀異畫
以矯時弊不盡忠竭節以副任使此大臣之失也朝有弊政而
不能正民有疾苦而不能去陛下寬仁少斷而不能規大臣循
默避事而不能斥此臣等之罪也陛下既有引過之言達于天地
神祇矣願思其實以應之疏出聞者皆悚然進直史閣兼脩起
居注襄益任職論事無所回撓開寶浮圖災下有舊塵佛舍利
詔取以入宮人多灼臂落髮者方議復營之襄諫曰非理之福
不可徼幸今生民困苦四夷驕慢陛下當脩人事柰何專信佛
法或以舍利有光推為神異彼其所居尚不能護何有于威靈
天之降災以示儆戒顧大興工役是將以人力排天意也呂夷
簡平章國事宰相以下就其第議政事襄奏請罷之元昊納款
始自稱兀卒既又譯為吾祖襄言吾祖猶曰我翁慢侮甚矣使
朝廷賜之詔而亦曰吾祖是何等語耶夏竦罷樞密使韓琦范

仲淹在位襄言陛下罷竦而用琦仲淹士大夫賀于朝庶民歌
于路至飲酒叫號以為歡且退一邪進一賢豈遂能關天下輕
重哉蓋一邪退則其類退一賢進則其類進衆邪並退衆賢並
進海内有不泰乎雖然民切憂之天下之勢譬猶病者陛下既
得良醫矣信疑任不疑非徒愈病而又壽民醫雖良術不得盡
用則病且日深雖有和扁難責效矣保州卒作亂推懦兵十餘
輩為首惡殺之以求招撫襄曰天下兵百萬苟無誅殺決行之
令必開驕慢暴亂之源今州兵戕官吏閉城門不能討從而招
之豈不為四方笑乞將兵入城盡誅之詔從其議以母老求知
改福州改福建路轉運使開古五塘溉民田奏減五代時丁口
稅之半復脩起居注唐介擊宰相觸盛怒襄趨進曰介誠狂愚

然出于進忠必望全貸既貶春州又上疏以為此必死之論得
改英州温成后追冊請勿立忠而罷監護園陵官進知制誥御
史呂景初吳中復馬遵論梁適解職襄不不草制後每有除授
非當者輒封還之帝遇之益厚賜其母冠帔以示寵又書君謨
兩字遣使持詔予之遷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襄精吏事設
笑剖決破奸發隱吏不能欺以樞密直學士再知福州郡士尚
希孟陳烈陳襄鄭穆以行義著襄備禮招延誨諸生以經學俗
重凶事其奉浮屠會賓客以盡禮豐侈為孝至有親亡秘不舉
哭必破産辦具而後敢發喪者下令禁之徙知泉州距州二十
里萬安渡絶海而濟往來畏其險襄立石為梁其長三百六十
丈種蠣于礎以為固至今賴焉又植松七百里以庇道路閩人

刻碑紀德召為翰林學士三司使校天下盈虛出入量力以制
用剗剔蠹弊簿書紀綱纖悉皆可法英宗不預皇太后聽政為
輔臣言先帝既立皇子宦妾更加熒惑而近臣知名亦然幾敗
大事近已焚其章矣已而外人遂云襄有論議帝聞而疑之會
襄數謁告因命擇人代襄襄乞為杭州拜端明殿學士以往治
平三年丁母憂明年卒年五十六贈吏部侍郎襄工于書為當
時第一仁宗尤愛之製元舅隴西王碑文命書之及令書溫成
后父碑則曰此待詔職耳不奉詔于朋友尚信義聞其喪則不
御酒肉為位而哭嘗飲會靈東園坐客誤射矢傷人遽指襄他
日帝問之再拜愧謝終不自辯為文章清遒粹美有莆陽居士
集行于世乾道中賜謚忠惠出宋史本傳等書弟高字君山第景祐元

年進士調長溪縣尉縣媼二子漁于海而亡媼指某氏為仇告
縣捕賊縣吏難之皆曰海有風濤安知其不水死乎且雖果為
仇所殺若屍不得則于法不可理高獨曰媼色有冤吾不可不
為理乃陰察仇家得其逆與媼約曰吾與汝宿海上期十日不
得屍則為媼受捕盜之責民宿七日海水潮二屍浮而至驗之
皆殺也乃捕仇家伏法民有夫婦偕出而盜殺其守舍子者高
亟召里民畢會環坐而熟視之指一人曰此殺人者也訊之果伏
衆不知其以何術得也遷開封府太康縣主簿府尹吳遵路素
剛好以嚴憚下吏高年少位卑能不懾屈而得盡其事之詳遵路
獨喜以高為能未幾以疾卒于官高嘗語歐陽脩曰天子以六
科策天下士而學者以記問應對為事非古取士之意也吾獨

不然乃晝夜自苦為學及其亡也其兄發其遺稿得數十萬言皆當世之務踰年天子與大臣講天下利害為條目其所改更于高之稿得其五六因嘆高果天下之奇才也高卒時年甫二十八其妻程氏一男二女皆幼縣人哀其貧以錢二百千為其賻程氏泣曰吾家素以廉為吏不可以此汚吾夫拒而不受脩銘高之墓稱其能以惠愛其縣人而以廉化其妻妾云出墓銘

論曰蔡氏在宋盛時自襄及弟高登科筮仕而族始顯京及弟卞晚出于襄為從昆弟弟繼亦登科筮仕而族益以顯然襄以直道讜言事仁宗為時名臣華衮之褒流芳千古京卞則以奸險諛佞蠱惑徽宗馴致靖康之禍鈇鉞之誅千載之下猶有餘戮迄今郡之蔡氏皆自謂襄之裔京卞豈無子孫哉蓋恥其為惡而諱之耳嗚呼善則他人願為其子孫不善則子孫恥稱為父祖然則世之人何憚而不為善何樂而必為不善乎

余象僊遊人父積守職方員外郎致仕象第慶歷六年進士歷官光祿寺丞首奏王安石議論詭辯名實眩耀雖為一時之文人終為異時之巨蠹仁宗怒安石憾之因與左右傾象出通判宜州又奏安石小人終累大事若果亟用必至紛更一時出安石之門者皆惡之得蔡襄余靖力辨獲免仁宗亦知其直就加秘書丞尋除太常博士英宗即位召見特授屯田員外郎謂近臣曰余象敢言朕常畏之鄉等宜自謹勿使之有言也儉黨咸側目出通判宣州與民無擾州民至登聞鼓院乞象領州事英宗

以問司馬光呂公著對曰余象陛下之汲黯內則面折廷爭外則卧治社稷臣也即授都官員外郎知宣州神宗即位就授職方員外郎尋除屯田郎中通判南劒州遷禮部郎中薦胡安定門人錢藻孫覺錢公輔范純仁遂力求致仕象好為詩尤耽書于論語嘗著集解中庸則有大義呂公著薦其書于朝神宗欲大用之而卒范純仁狀其行從子授熙寧六年進士初調候官縣尉捕盜改秩李清臣作告詞有曰格盜忠勇厚不孤所職遷校書郎博學能文官至京西提舉出方志

朱紱字君貺其先唐古田令璣由光之固始居莆之水南三曾傳至曾祖琲又遷僊游兄綖字君與元祐六年特科終漳州司戶紱治平四年登進士甲科元祐二年以李常孫覺陸佃曾肇列

薦除王宮大小學教授尋外除紹聖初章惇當國欲寘元祐諸君子于死地紱被旨召對首陳正心誠意知人安民之說除諸王宮侍講再遷翊善元符初除都官員外郎時趙鄩浩以論元符后不當立竄新州貧甚紱率親舊出金贐行上聞之悉下臺鞫治以紱贐金特厚追一官勒停徽宗登極以藩邸舊臣召赴闕累遷右諫議大夫給事中時范純禮劉安世等屏出于外悉為論列有旨後苑作所奏審山園陵支過錢帛更不供報戶部紱謂戶部主財賦出入豈宜有不預聞陳師錫自穎移廬自廬移蘇吳伯舉自蘇移滑紱謂監司郡守宜謹擇久任不宜數易馬涓送吏部與合入差遣紱謂涓任臺官兼進士第一人無他過犯送部非朝廷崇重臺官之體蔡王府獄興有司捕逮株連

甚衆江公望論列頗切黜出守外郡紱封還制書言公望杜塞
間隙以全陛下之恩今若以言罪之雖篤信不惑之士亦不敢
以直道自任況非其人邪論駁再三以是忤大臣意出知壽州
崇寧元年上思其忠進寶文閣待制真定府路安撫使二年中
丞石豫力肆詆誣落職提舉杭州洞霄宮入元祐黨籍五年上
以星變凡隸黨籍者悉蒙湔洗起知福州蔡京復相紱遂罷大
觀元年依舊落職提舉洞霄宮卒于家官至左朝請大夫初紱
在後凡四月論駁無虛日政府遣人諭意曰上眷待如此不日
當在此地紱不為動時紹述興紱以書責京曰彼為紹述之議
者豈毫髮為朝廷計特借是固寵位復恩讎爾自公秉政中外
屬望望今乃持之益堅行之益峻是知有私恩不知有國恩知
肆情得意取快于一時不知基禍于異日為可畏也京得書大
怒始力謀所以去紱者臺官諭意始抉其細故并以合黨王回
締交鄒浩罪之建炎間始復舊職贈少保姪寘元豐二年進士
元符三年為秘書丞以紱入黨籍併罷免政和元年起知南雄
州辭不起尋卒綖之子也子宗字成德以父任授長社尉改秩
有薦于朝者累遷吏部員外郎時銓曹法廢事皆留滯宗視職
之始有士人在任被賞轉官俾任滿赴部自陳吏扼以須會問
元任宗索案視之一時該賞五六人立叱吏行賞人服其果決
累除太府卿徽宗尊寵潛藩之舊併錄其子多超進大官父紱
亦舊學之臣宗不自言亦無為宗言者太師京蔡京同州里持國
柄逾二紀宗未嘗造其門靖康初近臣薦宗才堪治劇淵聖召

見欲用宗為開封尹而宗奏事觸宰相遂止紹興元年召為大理少卿建安盜起高宗勑制置使發兵捕誅師屢無功除宰直秘閣福建路轉運使且趣入對宗曰愚民窮困無聊弄陛下兵將吏養寇弗除誅斂益急將盡驅齊民以為盜陛下第追還制置使付臣綏集之可毋戰而平也陳便宜十事上嘉納之制置司方奏募兵檄取錢米數十萬宗遺書責之曰擁兵彌年州縣轉餉費百萬而誅責不已民在罄矣吾不能復為下石公自為之會朝廷更遣它將而盜平卒如宗策官至右朝散大夫累贈中散大夫宗子元飛字希實任官三十年不營一金產所得俸即買書籍每部三本分遺其三子官至福州通判初丞同安時朱文公簿為因通族系子浣涓溉俱遊其門所居有歸樂堂文公為之記家藏手帖猶存浣官終廣東帳幹出方出

論曰余象在仁宗朝首論王安石若得進用必至紛更為國巨蠹其先見之明豈獨呂獻可哉象蓋先發之矣朱紱召對首陳誠意正心知人安民之說其于聖賢天德王道之學殆亦有以窺其門徑矣夫以二君子之學識如此故其立朝也皆正色讜言無所顧忌詩所謂邦之司直其庶幾乎

大明興化府志卷之三十九終